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七

歸田錄十一

雍 虞 集 伯生

記

飛龍亭記

昔者

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一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即臨川山中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玄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

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治亭為近上

時遊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明迎候逾時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治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治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為丹求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為名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依柴門嚴扃鑄以待余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為留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

趙嗣祺朝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耳蓋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

奎章

上顧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

曰集到治亭時未種松也上曰朕遊治亭見卿書以為繫

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治亭者既名飛龍加飾楹桶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以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

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俟

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

文宗皇帝之葉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

能為寶琳執筆以述 恩光之萬一哉於惟 今天子仁孝
純至劬華相承羹墻之見無有遺思

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頌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
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
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權茶運司詳

昔在

出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
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乂安

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
利衣被遠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
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

去權茶字兼領管課二十八年復權本各目所統出茶之地

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高而其治在江州分布
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蒞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

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 詔書首運司而以

其事分屬列郡歲侵民困棟造森遷觀望疑沮微歛失節公
私交病守令才勝其責具言變立運司為使 朝廷遣使周

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以為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
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脫脫

木而與薛公某為之使萬嘉納為同知魏君某為之副某人
為判官某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強

之舊或輟朝首侍從之責或以操守之責或以材智之優是
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恕府史

僚屬各知雅務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証評之訟期年之間利

入時足民康之象至於官符頓首伏億心絕他慮若不知有
重立天府者然治政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以弊弗治出令
受事弗稱崇顯文書皆帶蓋職疏闊乃請于 朝而更作焉
命未下自使以次出俸金為之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
且會奏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
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其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
貸收子錢以具公膳 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為
書幣命其史謝秀遠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噫集向在 國
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書史曰秀實之
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
敢辭乃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為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
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
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

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才之根本豈不深遠
矣乎彼以聚斂括克為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為 國
家斂怨蓄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
者使視夫措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
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為以相
勉勗書其歲月建置之繇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
字凡有善政可以為法又被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
有所儆戒焉于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于治道有所系此廳
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
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
司其喉衿執其轄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贊畫

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為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各士相望乃至於今日豈無意於聽辟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頤字知事某郡揚禾字照磨某郡左仲良字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沉潛之懿敷歷臺省並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細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鎮靜

聖明在上無外頤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石廳

事不鄙衰朽以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焉自王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履之舊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與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寅二月吉日具官虞某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辟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為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為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難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聞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偽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不

足以立已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惟怯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計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姑當自定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字夢臣楊君景行字賢可歲以祁寒成暑行縣稍間必造予之廬焉于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而涵宏治郡者每尚威權爲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管宰郡之宜黃戢強暴鋤姦黠抑兼并以佑善良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入已素字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子雖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間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

幸乎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說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畧慮且壓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聽亦偷度地聽事之東以作高亭焉環以奔木之實酌應之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吏得某人董其役功未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國家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幾豈無行事之善及入之美而人無後能道之亦可惜哉欲龕石於碑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以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叙其意噫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爲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

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人
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辨
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爲之書以爲廳壁
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具官虞某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
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直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
和十五年百七十年餘年之間其重脩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
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
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 隆福皇太后賜錢而
脩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
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
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

裕皇 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

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睦赫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既
紓息各蹟弗治將無以致勅事之恪恭也集衆思於僚佐請
于

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以次或陞或遷平章
寡克始終其事焉厥旣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
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爲
幸今韓姚兩文公之 文章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傳集
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
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互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度於
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於 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
事爲宜宜勿辭也乃爲稽諸郡牘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
庀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梁舉

又明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為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固密簷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為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坐懸然足以成大藩之盛觀焉烏乎洪惟

聖天子躬脩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以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教令周敵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頌茲江湖嶺嶠之交至于海島龜在兩服勢若遼遠然而酒煦之及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以庶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畢通無所底滯悅然咸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况乎禮義文物尚有可觀於其間者乎于斯時也來蒞是藩者及歲時之閑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

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以歌

頌

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一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簿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撤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楊侯瑾以至元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馬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為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為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古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遠大將軍揚克忠武畧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

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
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士形勝之國也

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
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為城
頌頌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遠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臯
徬徨平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々駟馬之洋洋々攘攘紛紛
為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決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
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未麻菽麥衣被乎東
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
徒也原田每每千千其耦林樹邕屋參伍鱗次比隣婚姻飽
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夕備不能一
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亂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
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為郡

而為內地兩照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鞅掌王
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士力之完復於是有意
居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
而為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
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
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
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雋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
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晦靄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認其子
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
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二將軍始也峴首之崇檀溪之深視
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
則可以一慨也夫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台侯以其郡治譙樓
成屬予作文以爲記集昔者以文學爲職業既老而歸僑乎
君侯之野將命者取度吏宣予從子也寔來其敢辭乎稽諸
郡志自刺史危全誦建府治於此至于今四百餘年凡守居
有與作碑志略可以而譙樓之歲月無迹焉蓋亦已久矣至
順二年四月大風摧壞明年十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今侯
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事
去無代者侯以爲已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昔海牙推官蔡裔
黃明經歷牛某知事尹康某照磨王某也元統二年與侯樂斯
擢之成者同知府書手木八判治中和尚判官王某推官李輔
崔中經歷葉郁知事尹蕭從龍照磨蔡某而始終主書計者萬
實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壘壁爲崇廣道
中關郡長吏帥其民佐奉

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度之受事使命賓
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晝謹時刻夜嚴鼓角所以
警動其民之觀聽云四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
爲觀美以資游覽也其爲役也時其間暇而不厭於緩相
其時宜而不苟於訟是以賦民度材築構塗飾越三年而後
成焉於惟

今天子仁聖垂拱而爲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
賞赫然脩舉海內龍言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
之表涵煦德澤悠以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
謙遜宣第相尚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
害而擯之成亦其時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
後心生焉不忍於分激則爭心熾焉徃後而爭則亡上下
等威之分而輕用甘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

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以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為治者必平心而正已正已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之廉恥申孝悌之教博忠厚之風使吾是文物之邦欣欣然皞皞然保其生業脩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刻以告來者

崇仁縣重脩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為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于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

崇仁從之

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

數嘗易得邪嘉穀屢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插斷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曠訟之簡先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囁突之微呼保良善加護生芻衛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宜之此皆後至若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中寓老其野故邑人請為之書如此是年十有二月虞集記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蹟為絕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云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及上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二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平西昂然若首右且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和覆以小亭

後文之守林侯某據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
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為之記後八十五年
皇元仍改至元之二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公侯謀於同
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既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
荒閑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
民杜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托獄訟征繇營繕之役之繁承
藩府司臬之蒞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四土之事日不
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為之樂乎此豈
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渴於休暇之餘但幽探於跬
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以白託於高明
之臨清靜之極者乎意吾聞神仙之境雖在瀛壖絕域初不出
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熙然無外物之按無內欲之萌飲
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老孫壽年長父若是者洞天之所

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遂營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巨木取
足於山曾閱崇觀徒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甍百廢並作頗號
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茲
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是來咨其同官
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赴
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易其朽腐陶甍土石更以完壯高
而危者下之以即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輝煥黝堊
明白儼然高堂寬敞夷坦內臨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縣賓
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府史有受事之舍版籍有度藏
之室獄庾之嚴固既漏之細微出而使民燕而逸勞亦莫不
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
土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
者易盈易涸阻為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工以來寡無十

百之利大賈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以侈靡之傷
焉方其盛時弦誦之聲無間於井杜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
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繇文史國朝以經術
設科取士屢有其人况有大儒縉紳先生以古法且正學作興
斯文 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溉被朔南遠而莫之或先
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弗亦至於教令至於
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
間為吏者有未暇於為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如見其先人
治郡之善歷官天台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口以隱操守如
冰雪藏事如膏燭憂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
平易丁也先以國字入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
功而承張榮前簿尹昌今簿舒文琰前尉胡誠可皆惻愍無
華相與輯睦以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

以為勝者乎今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
仕於此者得以優游閑暇超然埃壚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
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即洞天而已
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
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黃老之緇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
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 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
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
山川能說非徒為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謀之善謀也於野
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帶焉若夫能賦能說之事近不遠
乎喧雜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
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而東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

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心依於其上或
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三年監郡
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
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
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
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地矣而負託
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令遠邇若挈
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邑之有又民社稷之寄者從
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
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 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
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罔阜之起伏闌闔
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拯
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
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留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
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
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邑之賦
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
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以休焉俯仰
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遠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
書以待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歸田彙十一

維虞集伯生

記

大本堂記

宜春黃虛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脩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堦公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為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



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爲專壹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梯禪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歛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况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脩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時中堂後記

皮以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爲之辭焉後數年以亨氏歿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森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繁爲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

吳子之言必有以太啓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
集何足以言之雖然祭乃事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
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
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
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爲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爲反
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
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
所不爲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
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教人其後曰莫如持敬
敬之說要矣其後又以爲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
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時中
者言此而奚適哉吾徒竟其求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
弟復得吳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燕漢以來圖書器物
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爲之記而告之曰
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爲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
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爲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
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
古人者皆所以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所期於元
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而
食士之祿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
之身也迺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爲學者飲食
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果率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
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焉萬
盼纒如在於斯庶有以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

入別儲之以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然後知元
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莫重於祭莫切於
教而思本之堂爲斯二者而舉予安得不爲之言乎夫古今
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事有所不得爲志
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取其得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
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采芘牲殺器血衣服
之等甚備也求於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
家則各有廟焉以妥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庶之
不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稱之小宗未嘗不得
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
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祿家不必有其田於是
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道宜無以聯屬其族人矣而
況於士庶人家乎先王之遺教彝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

德爲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
之間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
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
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以所
當爲夕入篤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
世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趨游末以
縱利欲遺棄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
乎噫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
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籩豆之事

而無間於是歛福祿而敷施之通幽明之故合踈戚
之情勤酬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斁也前三百年
宗家太史公之言曰冲和在在此一枝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
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尚

有以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于朝秩滿暫還有事焉名之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正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求予爲之記簡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學藝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也即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豈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夫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以爲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違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

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厥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君子以爲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交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間爾顏子不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躰有以異乎孟子曰顏子其躰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緼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見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可以易言而輕以自命

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爲學人之所以爲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爲事也蓋嘗聞之曰誠無爲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爲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既閑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闕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豪之分不盡則有一毫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以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諸黃氏屋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履常甫教二子于家亦舍在蓮池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既歿池上之居爲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意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爲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脩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自來矣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爲義爲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極善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滯冒衝突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其焉是以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已窮理而求其端也古

昔盛時聖賢迭作 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
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爲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
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僅存於世其
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昌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
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
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
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
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
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
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
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
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人曰學仁義陷身揚
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爲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歧路

之差其失六遠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
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出欺人之名以竊自蓋之利
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
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
於衆人之習真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
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失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
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
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詩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
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
卅人以為美談歎後朱文公爲建寧陳氏作聚星亭畫贊好
學之士蓋傳誦焉大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

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爲御史時與
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
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
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庵王公左山商公靜
軒閻公揚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
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
也請爲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
德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爲古人
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
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
之時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顯昂來集於斯者又何必
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爲彥
和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
敷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蓋可知其人焉昔
者文惠公與弟兄以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弟每有客至必
擁笏垂魚以次侍立客爲之蹶躄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
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寔當五星
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子皆知
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子去國而適江湖
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蓋嘗披
衡茅郭豐部而竊窺乎勾陳大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
次其景光潤色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
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
麗日祥雲之下則區々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敕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爲其從孫堦龍煥來告曰吾太

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
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為國朝之人矣有志於
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為學以
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困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
謹敕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困漢室名儒智慮不
私於已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
薄謹敕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
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
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
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困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
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為謹敕之士以愚
觀之果能以謹敕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
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為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敕之為言深

有戒敕之義蓋必有間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已
者如是其全於日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雜戒
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繆如是而致其謹敕之功
者為學之要道也如大江之流而諸水皆從喪領之挈而舉
體皆順果知所以為謹敕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
而出一源而無二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
非以謬迷於當時也夫君子之為學也為敦厚而不為刻薄
為周慎而不為怯懦為無擇言而不為躁妄為謙約而不為
放肆為節儉而不為奢縱為廉公有威而不為私昵者皆必
謹敕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恐懼
皆謹敕之事其可以為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板之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
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敕之道乎抑之詩曰

夙興夜寐洒掃庭內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
洒掃之常大而由王馬戎兵之交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
至於事天之大熱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爲學之道
焉何患乎效伯也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柏友直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其土
植有而不變歷時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久
未有如柏之爲貴者也今豫章之爲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
郡以此而得名檇桐柚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
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夫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
生息僅存柏之爲植同其風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
其所以受命於天托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
之近耳目所及托乎神明歲年千百者往二有之穹山巨壑

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厄於斧斤
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
植之內無蚍蜉蟻子之蠢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
然千霄本固幹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
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誄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棟築亭
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柏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婿
徐庸不遠二百里持以相見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
因書此以遺之庸又請於君所以稱柏友之說乃告之曰君
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以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
君之手植壁以傳以至於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
胡氏能世有其家二全其柏相與爲求父亦希有者哉然則
棟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
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

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父子不失儒雅而
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脩之必有得於斯者
庶幾相須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道如何觀
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貞幹
之德觀其老成之操而勿志不行矣觀其以困之節而遠慮
不忽疑觀其城也存以敵物則必不肯開其各而能有以及
觀其器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當出則有
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為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
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于官溪二之委為東湖進士之子
所築西園在焉三出以園自命所謂小園二趣者皆以此也
湖之水匯彭蠡為大浸今胡氏之居枕之亭在居室之右多
古木奇卉而獨以柏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煥
澤見諸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
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尚能援筆而賦之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間乎
民居官舍之中特為變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
氣清望元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筍撫之華蓋寸碧天
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
來城府致其憫世拯俗之意而游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郡
人相傳唐文藻吳絲齋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
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
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
迥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
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
沈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已而書其遇合之事
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為文

辭閑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為詩
章荅問之意傳會以為說蓋替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
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為之而況他乎遂
相傳信雖為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
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
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揚生
之事猶言玄契遇合真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弊穢之
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
天自當恐懼脩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因循衽席之燕暇以
至十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
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瀾而助之波乎
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玄谷無重貽愧於茲軒之高
明云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
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
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壒之中沉溺於汙穢
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
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
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
曲淵注始達于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
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
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夢曰敬
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朴之鄉以其樂易之心保其
敦睦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聞而悅之世以為風氣日降情
態日趨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文公之夫

人則敬之曾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
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敬
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
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高明莫爲嬰兒之能而有大人
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
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
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爲
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爲明輕矜以相尚臆度以爲知則其念
慮之所與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真所
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顧於家無
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澹泊
而虛曠於入道爲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
之跡則日趨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清予將

謁浮丘伯之神于山上尚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記
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
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爲敬講焉是爲記

主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求予發
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
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羣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
所以學爲聖人聖人所以與天爲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爲其根以是知動靜
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爲道一動
一靜相爲体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
以明乎易也六書之卦分上下兩体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

各得其所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夫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則因人道以觀天之道最爲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爲無欲之漸也良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爲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王靜之道無疑矣

橫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動合乎禮所以踐乎敬之實也一豪之非禮則一豪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以爲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以知之即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者如此宗吉以文學路高利以才識歷華要常入之情固足以高視一世夸耀一時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以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以名其齋而常自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以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說且夫世俗之爲學質朴者安於固陋不事猷爲爲靜而浮薄者以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虛蓋飾疏鹵以爲靜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歎而莫可止者也

趙君有得於已方資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詩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弟弟覽觀而誦詠焉元統改西冬予謁告歸田而召還之使適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慨于衷則求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為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孰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為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為獨高別支曼衍

西出其止也為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甘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遊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亭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吾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實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倚倚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四百年矣其民今教一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翦伐而方興者書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尚有以識之也哉

昔在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
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
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
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豐豫繁息而有司浸弛於無虞
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統踰絕高險外薄海岳幅員數
千里山川鬱結瘴癘時起 朝廷寬其徭役簡其法令吏乎
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
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徭曰熟徭曰撞人曰斂人之
目皆強瘠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
固自保因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
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其義
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之遂者或

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掎克殘忍之不厭是非不明而
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尤不免於動作
况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扇動弗息 朝廷未嘗不思
所以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恪非常之責昧於黷貨之欺而
用否之差徒足以敗事而興誚經事者卒所忌者制郡縣以
扼其要害置廉吏能將以參錯其出入因其勇黠而用之官
軍之脈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
又以忠信廉介之官蒞其上明目公賞罰而持父焉不知
出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道
悔乎

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爲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
薦以勳州萬戶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領拜鎮國上將軍
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軍是年冬十月徭

寇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出湖廣行省右丞元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以軍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秀峰挑溪新田野渚等寨斬首二百級繼而右丞病卒公以隨省某處萬戶某處萬戶之軍以行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徑源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酋唐上一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亦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千九百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遠寨巡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攻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捕之湖廣平章樸馬赤至軍公軍破寇所據月慶等一十三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黃辛等二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朶

兒只顏以湖廣參政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藍田米落等處潰寇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叔陸秀財等來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願輸租三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三級徭寇盡潰發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袍笏得爲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寇八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二十餘處酋潘三十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俸傳四藤之岑溪縣酋沈明等潯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計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戶八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謀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戶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

屯兵萬戶忽都答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
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
射殺三人忽都答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人有
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戶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
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
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砲焚其寨軍士四
面構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殫矢服為空斬首八十
九級擒其尤強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
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
為徭鄉導者潘壽撞人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業之寇
北三都之餘黨保嚴洞以竄無知其更擁旱洞口焚之無得
出者時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
日抵慶遠知賊出悔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欽之靈壁與省

陸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擒六十
一人斬首二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還其家十一月
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連擊中鄆屯營盧
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開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
八日攻唐妙隱峒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丞等十人三年
正月九日公分擊中鄆洞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
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頭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
遣還其家鞠公頭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頓首韋千四在北江
田巖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一寇又嘯石毒
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寨擁車積其洞口乘風發
之韋千四棄其寨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絕委積家為殲
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鄆蘇村潘村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狼
運不得工採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二月十一日有

詔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其處萬戶兵平章忽都魯迷失海
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其總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
十萬戶三人以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晚香洞擒八人斬首
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江將得古香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
州倅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潘干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
級三月五日擒古香餘黨之首梁七等二十二入初九日慶
遠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皂嶺李全甫子姪偕稱王號執
我萬戶哈刺不花殺千戶乃蠻互流劫鄉村燒毀倉庫累降
復叛投充屯撞規同兵械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去未易可
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橫如民言督千戶蔣元鳳誘之出
設伏擒之并李萬盛等包弟又遣萬戶劉某與答刺罕及願
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
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黃峽水碓滑石等寨擒一百

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
軍於嶺外公之威聲文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之同為帥者
某入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
而已行省以公功言于 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
天子為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入
命官有產仍命其子委因佩金虎符襲處州萬戶鎮撫州行
御史臺用監察御史伯顏野囊加歹等本道憲使郭某副使
某僉事某某上公實蹟凡幾章達于 朝而 朝廷信之所
部宜之確言諸嬰兒飢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
而未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為保
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擊也以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
藉撞人以制徭撞強而敗假融欵以制撞欵盛則又助叛者
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潦侵則乘

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日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用所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爲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荅刺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焉慶遠深入南丹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萃爲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 朝廷

必將信用之爲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山之雅以予嘗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目以相示集麻觀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爲作平徭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題吳氏春暉堂記

道家之宮有曰會仙者在龍沙之上得兼而名之曰龍沙會仙宮宮之道士吳明德豫章人幼學道於西山復其宮於既燬宮有別室其幽邃謂之白雲深處明德喪其父雲卿奉其母居之謂之春暉堂真定鄉貢進士范淳旣爲之記而又求余言焉間之明德其宮蓋與秋屏閣爲隣余聞曹南豐先生曰閣之下百步爲龍沙沙之涯爲障水水之西涯橫出爲西山江西之勝處也江西之登臨無不見西山而閣獨得其正面焉閣之所見不止於西山凡龍沙障水水涯之陸陵人家

園林之屬于山者莫不見焉蓋丹三往游而樂之不忍去又欲奉其親以居而欲親之樂其樂也後南豐兄弟皆為大官南豐自倅越守齊守襄守洪守福守明守亳守滄皆天下勝處常奉母以往來未必不至洪矣而獨養養於龍沙如此而卒不能使其親之常居於此而如其願也今明德何脩而能安其親於高堂以久其親之樂乎以南豐之不能得而明德能得之此余之所深慨也則余於斯堂也能無寒泉之思乎吾聞學仙者煉氣以養神煉神以養虛餘陰不存純陽粹明熙熙然其常春也無四時之辨焉是故雨露既濡霜雪既降候衣燠涼視飲食寒暖之節不無隨時而變者矣使其親身安而心怡不知歲月之久近非學仙者殆不得此明德其有聞於其師乎是為記至正癸未九月乙亥日虞集記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匯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涸其流南出多所灌漑而後與郡城衆流會焉蓋屬縣樂安世宗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水汝水俱合於此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峯嶺膠葛地勢回薄自官府民居祠廟間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隘互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壅鬱去其壅底以來爽塏而至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

養生息蓋有所繫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茲湖也考諸
舊誌容其進而莫之敢埋者舊邑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
置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即此湖爲放
生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千萬壽云
是以有司謹治之盛觀善與民皆者也曾子固諸人皆嘗賦
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
進士業而務爲祿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都
昌馮公去疾即湖爲堂率學者以從事乎爲己之學書堂祠
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焉而茲湖也遂爲風雲詠歸之地
郡人士者艾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徽菴程君以
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爲之師游其門而甚知名
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其
人也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二十年而內附 國朝崇尚

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執
事者弗虔浸爲旁近墜墮殖利爲飛魚躍之高深溷以汙萊
之變易川澗雲飛之間適限以畦町之縱橫吏民失及時之
樂士子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爲田者方里而
井井九百畝上有所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千畝之士溝洫
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修其制而不敢盡者
所以爲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
者之輕廢者乎此又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以仕於斯者
豈無慨然欲復其舊乎蓋曰力有所不及者而已至正辛巳
蜀人王君堅孫來爲照磨覽其舊跡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在
而中道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
諸其寮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復之
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相入無弊廩膳有常自

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修者衆致其力而新完之士
田之久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咨勸以承王君之志而
幕老毫人趙君雷澤寔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即備徒役具
畚鍤除損壞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停生植爲
之光輝飛動爲之欣悅而郡將剡州萬戶邢侯惟明始作漱
石之亭以爲之勸而放生風雲枕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
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司津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既而太守
洛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頤而喜曰天將使
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予得
以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胥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在於斯
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錯之宜者以予
既老而僑於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唐登而以其府公之命
來求爲記云

撫州路重修東嶽廟記

古者諸侯祀其封內山川蓋其形體之載神氣之通有感應
之道焉而方社之制牲幣之數品節之宜致敬盡禮以行其
秩祀不可加不可誣也今郡守受社稷人民之寄與封國無
異也得祀其山川春祈秋報有水旱疵厲則禱之揆之有其
義接之有其道神人之間豈有間哉撫州有東嶽之廟其來
久矣號乎南邦而泰山之雲蓋有瞻望而弗及者而精神流
通何所不至則立廟貌薦腥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從而
新美之其出於憂民之意乎夫天地一生物之心而已分四
方而論之東則主生嶽也者地之高而山之尊者也推其盛
而及之是以有比乎廟舊記曰子城之東有高阜林木惟異
時見人用弗寧廟始作焉以勝之也古之聖王鑄鼎象物使
民入山林不逢不若則此祠之立其亦可哉臨川之俗循巷

鬼神之祠與民居相雜大夫君子宜有以大正之是以存其可者以示其不可者則亦可矣至正二年二月監郡曲薛控同知郡事亦憐真治中周德林判官張克明推官于公說李德芳以時有事於廟而屋室圯壞於揭虔爲弗稱五月洛陽揚侯益來守是邦同寅協和郡以無事於是郡經歷趙雷澤知事夾谷立照磨王堅孫相與言曰人心之所向神明之所萃也斯廟也其有庇民之功乎民以爲可以庇已而有司弗加葺則非郡人之意也上謀於府公而府公從之下暴於閭里之民而民應之三君者各出月俸以爲之先城居之有力者爭相施與屬邑之人聞之率其賦以助郡錄事之長曰和尚居近于廟有幹材以是役屬之出納必謹朝夕必勤材必美工必良未暮月而告備上棟下宇故弊咸革丹青黠晦一變炳耀像肖之設儼威惠慈各當其狀禍福驚動稽首畏服

牲載醴幣遠近神至其民以爲爲政者之撫已如此噫幽明一理也禮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受斯民而牧之其可以苟乎哉明年十月己未 聖天子見帝于郊升配

太祖 詔書宣布以澤潞沛山川神明之祀居其一焉郡守以下稽祀典具牲殺器皿冠服執事屬吏咸在升降俯仰衆樂並作迎休導和以稱 明詔千里之內耄倪感嘆而言曰幸哉先事而廟成不然其何以谷 今日之盛哉時和歲豐安土樂業仰事俯畜奉公上之供上以知 帝力之我加次以見官政之我惠當與神明之祀相爲無窮豈不盛哉予方東遊匡廬道過郡趙君以爲言至西山之麓又使人速之故爲之書是歲之十二月三日也

趙氏義齋記

愚聞之君子之爲義也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則爲之盡乎已

而已矣無所與乎外也蓋其大原本乎秉彝之實隨感而見其端焉知其爲義也則擴而充之而究極其至豈曰假之而非有襲之以爲名者哉是故察之於至微辨之精而不爲客氣之雜也決之以至健行之力而不撓於外物之誘也行之事夫以之事親其原同也以之事君以之梯兄其分明也行之於閨門而妻子化之施之諸昆弟而家庭和之以之治人而人無不通以之理物而物無不順如此者其爲義之極功乎其子身於一事之末者辟諸潢汙不出於有原則不日而竭矣是以君子貴乎知本也毫之君子有居深水之上者曰趙君明之扁其居曰義齋其齋居也攷諸義者固已詳且密哉蓋聞明之夙喪其親也有二弟焉長者方髫鬣幼者猶襁褓凡所懷其幼而待其長望其壯而勗其成無所不用其至焉及其授室也其夫人經營有方率循無怠慈惠而習禮親

感善之君子美之旣而分田與二弟二弟者辭不肯受涕泣而言曰微伯氏無以至今日何忍別蓄私有乎明之曰此先人之業也受而耕之以奉公上之供以長子老孫則先君之志也其勿辭二弟者固讓而不可得則各以百畝爲伯氏壽明之曰吾亦不敢過爲虛文無以成吾弟辭讓之志別爲之儲以待可也一家之間忠厚友弟之風有如此者不亦善夫歲侵明之出其餘以給不足飢者與之以食病者拯之以藥殮者送之以藏孤貧不能嫁娶者有以助其成鬪爭不能平者喻之以理而化年且五十以行義稱臺府郡國累辟交薦一無所受詠詩讀書與良朋居善教其子至於能仕御史部使者用之方伯連率進之清慎明敏有譽於時而明之至于今欣二然樂其壽康或曰此其行義之効云明之之子雷澤長幕府於臨川及門者以予所聞而問之曰信則又曰義之

爲義也夫矣安得一言以爲吾親悅之乃爲之言曰仁義禮知之爲德行之人倫日用之間而已矣自道學不明以憂人之憂急人之急排難解紛忘已循物以爲義者蓋不知此道也明之自壯至老垂數十年其見諸家庭者如此豈以外爲義者乎今夫隱居以行義明之旣得之矣推之以及人使無一事之不合其宜無一物而不當其義則有待於後之人學以優仕者乎

浩然樓記

臨川郡幕長趙君師舜爲其表兄周世珍伯仲求予記其所謂浩然樓者予久而未有以爲言也而其請至於五六而不倦師舜於其中表弟兄思所以激昂而發揮之其情不亦厚乎乃爲之言曰求之書傳得孟子之言浩然者一其一則將去齊而謂其歸志之言也其一則爲門弟子言言養其氣而

至於浩然者也世珍兄弟方盛年未爲祿仕也未有遠遊也其不出於歸志必矣昔其先君從宦於閩早歸乎鍾阜勾曲之麓嘗識其先志則予嘗已善諸其墓矣今夫海內宴安金陵爲東南之勝才智之士懷藝抱器而待用焉則登高望遠俯仰今古論說形勢成敗之蹟人物臧否之異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浮大白以迎長風發長歌以送皓月而世之所謂浩然有如此者豈不夫流俗千百十一哉然予觀子之樓有浩然之題而竊有繫於予表者矣始予之壯也父名之師教之名之曰集而字之曰生蓋孟子之言曰是氣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義也者萬事萬物之當而無有不善者也集之者辨於善惡善利之幾慎諸應事接物之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敢有一時之間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不敢有一事之失也於是退自省焉酌酢萬變無有不中反求諸心

無所虧欠故曰非義襲而取之也及其久也庶幾所謂浩然者生焉嗟夫僕之愚陋不敏奉遺訓于茲五十有餘年載二統二而未有充乎父師之意是以覩斯樓之名而重有慨焉夫將有告於人不以其素所尊信而親切者告之則於予心有所未盡也或以爲迂闊於事亦所不辭矣是爲記

環碧樓記

古之爲民者士最貴以莫重於務農士君子竭力躬稼以奉其親則務農之事誦詩讀書以脩己而治人則士之事舍此無所用其力焉此古人之道而後賢莫之能違者今布衣布帶而居者不足於奉養則文史之業或有所不暇畎畝之外撥拾鉛銖控刻機智生息可以饒足而君子之行慊然此賢哲之所憂而近世之往二陷溺者吾從女之夫周維翰獨不然謹禮義之大閑脩愛敬之恒節以事其父母兄長以育其

妻子斯可謂之士矣而屋廬之外皆田園池沼治生之具取給於是穀粟絲枲飲食服用無不費無不取公上之供無缺鄰里之好無間所謂士之農者其庶幾乎至順庚午鄉里告饑人不安其居維翰仰事俯育靡有遺失濟饑賑乏樂施不倦猶能稍存餘力成樓居以奉親讀書名之曰環碧求予爲記之父不暇執筆問其所以命名則曰其樓擬平曠之野四外奇峯秀巖皆在几席而黃山若之水紆徐曲折十四五里環注樓之前後是以名也予乃爲之言曰爲學治生之道貴精敏而不貴急迫尚寬衍而不取渙慢嗚斯樓也觀乎山水之勝可以成其業焉近世縉紳先生有二云一事不偏廢爲傳家之求闔其在此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